

散文

重拾生命的意义

■刘金铃

每一次触及诸如“人生”及“生命的意义”之类的话题,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十多年前我在大学校园的课堂上见到的一位老人。那位老人,我只见过一次。虽然只有一面之缘,我对于老人的记忆却清晰如昨,留存至今。几十年人生旅途风雨求索的辛苦,俗世凡尘的历练,更让我对他和他的人生观,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敬仰。

记得那时我们正在上管理会计课,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姓梁。然后,教室里突然来了一位拄着拐杖来听课的颤巍巍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可想而知,当时他的到来给我们这些正值青春妙龄的学子,带来多么大的震撼和冲击。

直到今天,我对于老人的了解,也仅限于梁老师在课堂上所做的一番简短介绍。她说,那时老人来我们学校听课已坚持了五年之久,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课程已经被学校给予了成绩认定。五年来,校方由刚开始的高度重视,专门安排一些学有专长、资深优秀的教师负责辅导照顾他的学习、生活,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趋于冷落,他却毫不在意,一如既往,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就坚持到校听课。老人蹒跚的步履和一脸执著坚毅的神情,特别是梁老师带着敬佩,转述给我们的老人关于生命意义的那句话,“我来听课只是觉得人就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否则,退休在家闲着没事,生命将毫无意义’,留给我的感动持续了十多个寒暑春秋,并将一直激

励和鞭策着我,向着人生的理想境界奋力前进。

“活到老,便要学到老”,朴实无华的一句话,曾经被无数人说起过,在老人这里,毫无疑问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坚持学习,不为别的,只为了使自己晚年生活更为充实,更富有意义。

重新拾起“生命的意义”这个话题,老人依然能够给我许多的教益和启迪。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究竟又在于什么?人的一生又该怎样度过?人在旅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都有自己的理想渴求:退休在家,有的人可以安享晚年,尽享天伦之乐;有的人可以发挥余热,夕阳晚照;有的人会殚精竭虑,为子孙后代铺路筑石,唯独这位老人却把学习看得这么重要,非要用亲身的实践完成一曲对知识的颂歌。不需要处心积虑,不需要争名逐利,一切的一切只缘于对知识、对生命的那份热爱。热爱给万事万物一缕灵魂的魂,它能赋予一块顽石生命,使一撮泥土活灵活现,一潭死水波澜乍起,一个刻板刻薄的人谈笑风生,同样,它也能使一个迟暮的老人绽放出生命的异彩。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不要慨叹我们对于老人的所知实在太少,真的,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知道些什么又想要些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种思索的缘起,一种追求的动力,一



种向前的力量。事实上,他的这种人生态度,这种特殊的生命的释放方式,也正因为无为而为、无欲而求而更加能撼动人心,发人深省。面对老人,尚值壮年的我们,又有什么可牢骚抱怨的呢?!

生命的安心之道来自于心灵品质的提高,心灵品质的提高来自于高等智慧的开启,高等智慧的开启来自于固有观念的打破,固有观念的打破来自于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生命意义的重新认识。

无独有偶,关于宇宙人生、生命的意义,世界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留给世人这样一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多少年来,他和他的这段话,教会许多人学会思索人生,选择命运,领悟生命的真谛,迎接未来的人生。

随笔

别了,我心中的“凤凰”

■李郁

在周口市七一路凤凰台站下了公交车,向路北一看,往日鳞次栉比的楼房现在已成了堆积如山的废墟。不少人在废墟之上寻找着什么。这一片残破非干地震,不因炮火,它标志着将在这里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确是可喜的破坏。

废墟最西处的凤凰台商场,已是残身败羽,只有那高大壮观的门楼倒还显得完整,虽说是尘垢满面,依然透出昔日的繁华和气派,两排鲜红的粗大擎柱支撑着楼上的重檐碧瓦,向周口送上最后一瞥。看样子用不了几天它将成为永远的历史遗照而留在周口人的记忆里。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为了买书,一下车我就大步向东边的新华书店走去,远远望见书店的卷闸门未开启,心想莫非今天不上班。再走几步,看见东面的那个门没了时,我才感到大事不好。抬望眼,楼上的窗户早已不知去向,打碰过的痕迹说明已遭“大劫”,但“新华书店”毛体大字还赫然在目。

啊,周口新华书店,我心目中的圣地,今天你怎么这般模样?

十五岁那年,我第一次从一百多里外的乡村跟着父亲来到周口,就是在这个书店里我看了又看,这么大的书店这么多的书,总想多看会儿,真是留恋复留恋。临走时父亲花几角钱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这对我来说就像饥渴的人得到了一个熟透的大苹果,心里美滋滋的。三十多年过去了,苹果还在,可是苹果园却没了。

我站在那废墟的边沿油然而发思古之幽情。

第二次来这个书店,是恢复高考后我来周口上学。三年学习生涯中来这个书店已记不清多少次,每次来总想多买些书,可是囊中常常空着,真是“心有余而钱不足”,来转的次数多了,自然“蹭书”的次数也不少。

毕业工作后,虽说相距一百多里,但不论因公因私,总还有时间常来周口看看,书店仍然是每次必来之处。每次来总要为自己或为孩子买上一本儿两本儿,或者为单位为学生买上一捆儿两捆儿。随着年纪的增长,在这里买的书也不断增加,不断地充实着我的书架。

我呆呆地站着,回忆近年来书店买书,

有时忘了带花镜,向营业员讨一副带上,有时自己想要的书缺货,就记在挂在门口的一个本子上,希望下次来能如愿以偿,有时买了书暂放在那里,出去办完事后再顺路拎走。特别是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去周口办事,正午,走进新华书店,任意观览,既是休息又避暑乘凉,碰到可意的捎上几本,总觉得那里可真是读书人的洞天福地啊。

渐渐的,我的女儿也能跟着我跑书店了,能自己挑书了,周口新华书店在她上小学时就已不陌生。上初中时跟我来,她就在这里选了一本《中学生英语词典》。去年女儿自己去周口办事,就在新华书店给我买了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我手下的那本已用二十多年,显得破旧不堪,正有更新打算。看来,知父者,女儿也。

初来此买书我十五岁,这次来买书我岁五十,如果这次能再买上几本,书店就算成了废墟对我也算留些安慰,可惜今年第一次来这里,已是物去楼空。书店已经作古,我也成了故地重游人,如果再晚来几日,也许连这书店的模样也见不成。

王府井新华书店大楼按层分类售书的模式、洛阳新华书店整日滚动不息的电梯、郑州金博大地下层书市的宽阔,都曾给我留下些许印象,但总觉得不如常来常住的周口新华书店惬意温馨。现在她这样走了,真让人觉得难以割舍而又无奈。要知道,她是周口读书人心中的“凤凰”啊!

再看看西边凤凰台商场,它的历史不到二十年吧,这里曾是周口商业的风水宝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它的风光它的辉煌,曾为周口增色不少,可是辉煌早已过去,更多更豪华的商业大楼在周口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使这个昔日的“凤凰”不新不旧地尴尬着——拆就拆了吧,可这座新华书店多年来虽没啥变化,却还是一直独领风骚,还没别的书店能与之争艳,在我心里,她也从未显得落伍。现在她却突然远行了,使人能不怅然?

我没有“此生原为读书来,抛书便觉心无着”的感悟,可是面对这断墙残门,此行顺便来买书的我感到“心无着”了。

回程的公交车开了过来,我走过去踏上了车门。再回首,别了,新华书店,心念残楼,目送斜阳。

诗歌

荷花,荷花(外二首)

■韩冰

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小的了
鹿守中原,左手一片湖,右手一片湖
一片去了城里,一片去了乡下
据守东湖也好,深卧南湖也罢
一抬眼,仿佛就可以望到它们的尽头

这里的街道两旁
种了许多的洋槐、紫藤和广玉兰
甚至还有合欢、榉树这样的南方树
和一些叫不上名字来的灌木
长长短短、圆圆扁扁
枝繁叶茂的,活得有滋有味

或许,只有乡下的小麻雀最清楚:
南来的,北往的
只有这里的土地是一马平川
缭绕的青烟、掩映的红墙绿瓦
和麦田、青纱帐里数也数不清的新生活

春天。杏花开了梨花开
苹果花桃花石榴花慢慢地落
樱桃红
柿子红
桂花飘
熟透了我的水光潋滟的湖

守着阳光守着雨水
守着鸟鸣守着泥土
守着门前一排高大的树
守着岸边一群和我一样的人

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大的了
荷花,荷花
这心底里最后一行清丽的字
一抬眼,就可以看得到
闭上眼,就怎么也放不下

爱莲者说

六月,似淡色的琥珀
一路透明下来
就瘦了昨日的一场急雨
雨中没有你

我不能确定
那些替你连天的碧叶
是否可以接下你的空旷
让那么多的人等,一直地等

没有人能低过你
也没有人可以高过你
只有盛装的太阳
和无边的香

你不来时,苍茫一片
你来时,更苍茫

滴答滴答,我的夜

滴答滴答,那一夜
一个连雨也没去过的地方
银河的水就真的这么落下来
盈盈的小脚趾
顺着你的水路走了这么远

湿漉漉的粉香飘过来
卖莲蓬的小姑娘偏着头,不说话
不紧不慢地抚着她的长发
低垂的睫毛上卷起了千层的绿
一回眸,就扑灭了热辣辣的两团火
藕荷色的湖心岛
落入夜

滴答滴答,我的夜
你来过



七夕随想

■王雪奇

七夕是一首爱的诗篇
从古至今
让人们唱传
今年的牛郎
也许还在天河的对岸
翘首以盼
今年的织女
也许仍在那熟悉的一边
让鸟儿为他们
在仅有的这一天
把爱的桥梁搭建
不奢望别的
也不求高攀
只需把千年的夙愿
让爱的火花碰撞
再一次燃烧在
爱河的水面
但愿这奔腾的天河水
从此涸干
变成道路与桑田
让这些贞的爱情
变得更加激情浪漫
让牛郎和织女
不再隔河相望
不再泪流满面
愿他们拥有一片蓝天
脚踏厚土一片
愿他们拥有千顷良田
丰衣足食、阖家团圆
愿他们拥有一股甘泉
滋润那干渴的爱的心田
任他们自由自在
来去自然